

徐迅：皖河之子



徐迅，当代作家，安徽潜山人。中国作家协会第九、十届全委会委员，中国散文学会第三、四届副会长。曾任中国煤矿文联副主席、中国煤矿作协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。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《某月某日寻访不遇》《梦里的事哪会都真实》、徐迅散文年编（《雪原无边》《皖河散记》《鲜亮的雨》《秋山响水》《竹山可望》）、《半堵墙》《响水在溪——名家散文选》等20多部。现住北京。

回馈

魏振强

十多年前，因弟弟突然住院，徐迅匆忙从北京赶回安庆陪护。一连好几个月，徐迅栖身附近一家小宾馆，每日在医院和宾馆之间奔波。虽然满身疲惫，但他把焦虑、焦灼、怜惜收藏得紧紧的，一边与医生真诚沟通，一边小心翼翼地宽慰家人。那些天，身为兄长的徐迅经历了怎样的煎熬，只有他自己知道。

徐迅年轻时带着故乡的泥土赴京闯荡，其间的孤寂、艰辛和无奈，他很少提及。这也是徐迅的性格——苦难也罢，荣耀也罢，都轻轻放下。在文坛获得一席之地之后，他担当起“活动家”“引导者”的角色，不仅为古皖文化的传播积极奔走，亦为故乡的文学爱好者掌灯、鼓掌。他将故乡带向远方，又将年轻的写作者领向高处。

徐迅是弟弟远在他乡的兄长，是身后文友们的老师、朋友，也是故乡的儿子。他在四十余年的文学创作中，涉及的文体、题材甚多，但着墨最多的还是皖山皖水，这是对故乡独一份的深情。故土给予他无尽的养分，他以文字诉说故乡，致敬故乡，回馈故乡。

版式：伟东

回到故乡的写作

徐迅

如果以我1980年代在一家省报副刊发表小说《晒场上》算起，我的写作有40余年了。其间还有15年文学刊物编辑到主编的工作经历。仔细检点我的所谓写作生活，尽管逃离故乡有30多年，但我发觉我的写作却从未离开过。或者说，我一直都处在故乡、逃离、再回到故乡的写作与生活路上。

出走半生，归来仍是少年，是一句多么奢侈的话。但落在我身上却是漂泊半生，乡音无改，归来两鬓已衰。异乡生活没有过多地改变什么，却让我有机会远距离地审视故乡，有幸对故乡一次次深情地打量。在上世纪的最后几年，对故乡一种“推远”了距离的回望，使我的写作变得意义广阔。这期间，我创作了以《皖河散记》为主体的散文，这些散文以“新散文”的名义在《人民文学》杂志发表，《散文海外版》杂志以“徐迅专栏”的形式给予了转载。其中都是我对故乡与乡村的一些疼痛、隐忍和期冀的理解，自认为是故乡赐给我的一道精神饕餮……除了散文，我那时还创作了小说《白色雷》和《梦里的事哪会都真实》。这两个中篇小说发表

在《十月》杂志当年的“小说新干线”栏目，它和我后来创作的几十个中短篇小说一起，写的仍旧是故乡生活。我离开故乡的写作，实际上变成了我亲近故乡的一种方式。这是没有办法的事。

就在与故乡如此拥抱的时候，我担任了一家文学杂志的主编和社长。这是文学给予我另一种莫大的馈赠。对这份杂志，我倾注了不少心血，也终于与同事们一起努力，使它一度在国内同行杂志中变得很有影响。比如，我们编的小说和散文不断地被《小说选刊》《小说月报》《中华文学选刊》《散文选刊》以及一些年选、排行榜之类选载和推荐；有的登上了《小说选刊》的头条和改编电影。有关权威机构编辑的一本中国短篇小说年选（2001年）选了20个短篇，就有我们发表的两篇。还有的作者从我们杂志走上了更为宽广的文学之路。我因此接受了一家杂志的“名刊名编访谈”。那一篇《让阳光照进现实》的访谈与陈述，我认为是我从事编辑期刊文学职业的一个证明。

但这时，我的写作却明显地变得断断续续，或者停止。

当我意识到写作是我一种生活的方式，大多数时间我都在北方的天空下不停地走动。那些年，流落在各种陌生或熟悉的城市、陌生或熟悉的街道和人群……我写作或者为写作者服务，我的生命也被文学滋养或者照亮。在那些流逝的岁月里，我坐在北京一条著名的银杏树街道窗下写作或编稿，面前的文字就像银杏树叶一样明亮，由稚嫩变得浓绿与金黄。在金黄的叶丛里，我甚至凝视一只鸟儿在银杏树间跳动，唤醒我每一个黎明。我喜欢和享受那种生活，并乐此不疲……当然，我会经常地想到故乡的遥远，想到当年因在县报上发表一篇散文，我在油菜花田野兴奋奔跑的身影；想到因为收到一封退稿信，我沮丧了一上午的样子；还会想到由于一篇短篇小说在全国性一次征文中获奖，收到几百块奖金和一套崭新的《莎士比亚全集》的喜悦。我后来常常见到那些评委老师。我还会想到因为写作，我的改变或正在改变的普通而庸常的生活……当然，我想得更多的还是故乡的人和事，故乡的一切和与众不同。

我的20几本书就这样成了一部

部书写故乡的习作。我的笔一直无法离开故乡，故乡在我的生命里像许多作家一样，也成了某种宿命。我由此深刻理解和区分到了“故乡”与“故乡感”两个不同的概念。我以为从人们心底流出的“故乡感”，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——如果说，鲁迅那一代的作家笔下有关故乡的书写是“故乡感”的驱使，是距离使他们产生了美丽的“故乡感”，那么像柳宗元那样“若为化得身千亿，散上峰头望故乡”的饥渴乡情和文学意义上的“故乡感”，正在这个时代被削弱或消融殆尽。现在，由于交通便捷、信息的异常发达，人们即便回不去故乡，故乡的一切也能通过网络一清二楚。这种消失了“故乡感”的故乡，虽然依然是我们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，也是作家们不断往返和反复诠释的精神场域，但意味毕竟大大不同。

此刻，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，我正在故乡。我试图以回到故乡的方式写作，是我渴望再次从故乡出发，拥抱或者重新开始。

因为，回到即是抵达。

2026年1月23日于安徽潜山